

中華文史論叢增刊

忘山廬日記

十一年九月廿九日

息山產日記

中華文史論叢增刊

忘山廬日記

(上)

孫寶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史论丛》增刊

忘山庐日记

(上)

孙宝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625 字数 552,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600

统一书号: 17186·33 定价(七): 2.45元

前 言

《忘山庐日记》，孙宝瑄撰。宝瑄，一名渐，字仲珩（一作愚或瑜），浙江钱塘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卒于民国十三年（1924），终年五十岁。他的父亲诒经，是光绪朝户部左侍郎；兄宝琦，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暨顺天府尹等官，入民国后一度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其妻父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兄，任清两广总督。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继得保补员外郎，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民国初，任宁波海关监督。其日记初名“梧竹山房日记”，后改名“忘山庐日记”，取释家“见道忘山”之义。日记始于癸巳年（光绪十九年，1893），每年一册，未尝间断。今仅存癸巳、甲午合一册，丁酉、戊戌、辛丑、壬寅、癸卯、丙午、丁未、戊申各一册。其余各册皆毁于兵燹。

孙宝瑄生于清末官宦世家，虽功名不显，而以父兄馥荫，席履丰厚，笃志向学，所交皆一时豪俊，并好读书，凡经史子集，旁及释道家言，无所不窥。他生活在封建制度面临最后崩溃、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事物如春潮涌入中国阶段，促使他多方搜求阅读西方及日本新学之书，举凡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科学，无不涉猎，尤注重政治和哲学，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他在日记中，多次论述封建专制之害，主张开民智，兴民学，扶民权，其具体设想即是设报馆、立学校、开议院。因此他对维新变法运动持同情赞助态度。梁启超办《时务报》，他

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作诗哭悼，寄沉痛佩爱之情。这些都反映了他接近或属于当时那些忧心国事、企图向西方寻求真理，改变祖国贫弱现状的先进人士之列。其所交游，如章炳麟、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严复、张元济等，还有如英国李提摩太和日本、法国等外籍人士，或讨论时事，或切磋学问，于日记中皆有较详尽的记载。作者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戊戌变法、辛丑和约、日俄战争等，此外还有不少社会新闻、地方风情等，均就其目见耳闻，记录于日记之中。所有这些，皆可为治近代史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但作者不过是清末维新派一流人物，其思想、立场只能局限此一范围之内；且因置身上层官僚社会，生活安裕，未为政治旋涡所卷入，故其立身、行事、言论（如对李鸿章、袁世凯之曲为辩护），较之维新派的康、梁，尚有不及。而迷信释道轮回、神仙不死之说，更显得落后可笑。这些在他的日记中也都随处可见。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上层知识分子的落后保守思想的一面。

现据上海图书馆藏原合众图书馆过录本标点，分上下二册出版，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以资检查。过录本前有叶景葵先生序言，对孙氏思想及日记内容有所介绍，现亦附载。日记年月日体例，常不一致；友朋字号，亦间有异写。现为保存原貌，均仍其旧。而引书多用节录，时有疏谬，标点时虽尽可能查对原书，多所改正，但限于见闻，恐遗漏不免，又标点不当之处，均盼读者不吝指正。

任 琮

1982年3月26日

序

孙宝瑄，字仲珩，钱唐孙子授侍郎治经之次子，慕韩总理宝琦之胞弟，李筱荃制军翰章之女夫，以荫生得分部主事。生于同治甲戌，与余同年。甲午平壤丧师，上书主和，谓晚明耻与本朝言和，以致亡国。为主战派所诃。奉母出都，寓沪八年，回都签分工部行走。长沙张文达公赏之，派编书局。文达长郎传，调充庶务司主稿。后与陈雨苍尚书不合，拂衣去。又入大理院。民国初，简宁波海关监督，歿于任，年五十有□。君幼而好学敬兄，家事皆慕韩料理，多楹书供其浏览。同时师友皆绩学劭闻之士，故所得宏富。癸巳以前，好读宋儒书，研义理之学。以后泛览史鉴，于历代兴亡得失，及典章制度之沿革变迁，究其大凡。又喜诵汉魏六朝之文赋。居沪后，获交章太炎、贵翰香、严几道、谭壮飞、梁任公、夏穗卿、蒋观云、汪穉卿、欧阳石芝、邵二我诸君，遍涉诸子百家，旁及释道家言。又习日文，凡新译东邦书，无不读，尤注重政治、哲学。于清代大儒，服膺梨洲与习斋，故留心时事，嫉朝政之不纲，主张民权，进为君主立宪。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闞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云云，可知其思想进步之一斑矣。君于癸巳年始为日记，每年一册，未

曾间断。今仅存癸巳、甲午合一册，丁酉一册，戊戌一册，辛丑、壬寅、癸卯各一册，丙午、丁未、戊申各一册，共九册。计戊申以前尚缺六册，己酉以至歿世，当尚有十餘册，均于杭州兵燹中失去。君极佩李文忠甲午之战主和，而反对与俄订密约。庚子以后，深知文忠之联俄，有救国之苦心。又佩项城之雄才，谓其赞助立宪，有功于国家。惟现存日记中断于项城罢斥之年，不知辛、壬以后其论如何。君之论学、论政、论人、论事，皆平心静气，不执成见，不尚空谈。如苏、浙各省拒款筑路一事，此倡彼和，徇于路亡国亡之说，君独引各国已事为鉴，谓借款筑路，并非失策，可谓朝阳鸣凤。日记中于友朋酬酢、家庭琐屑，以及诙谐狎邪诸事，无不据实直书，绝无隐饰，盖君固以毋自欺为宗旨者也。君之姊，为余叔岳夏厚庵先生敦复之继室，故余以姻叔称之。每入都，必往来谈宴，至为莫逆。辛亥以后，会面甚稀，今得于断缣零璧中温其绪论，斯诚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矣。辛巳十一月尽，叶景葵识。

目 次

前言	任 琮	(1)
序	叶景葵	(1)
癸巳	(光绪十九年 公元一八九三年)	…(1)
甲午	(光绪二十年 公元一八九四年)	…(21)
丁酉	(光绪二十三年 公元一八九七年)	…(68)
戊戌	(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一八九八年)	…(163)
辛丑	(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一九〇一年)	…(300)
壬寅	(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一九〇二年)	…(467)
癸卯	(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一九〇三年)	…(631)

梧竹山房日记

癸巳（光绪十九年 公元一八九三年）

十一月

初二日，晨，阴。日中，晴。昼晷短极，倏忽已昏暮。晏起，读《左传》。晡，阅《明纪》。夕，读谢希逸《月赋》，观郭景纯《游仙诗》、左太冲《招隐诗》及谢康乐诸纪游诗。

初三日，晨，微阴。俄晴。余具衣冠往谒房师戴少怀，师为今科荐卷受知者，既见归，吴修兄、徐博泉适来寓未去。温《左传》。晡，阅《明纪》，兼阅《明史》徐达、李文忠、胡美、茹太素等传。夕，读《月赋》成诵，阅颜延年《应诏观北湖田收》诗，至刘公幹《赠从弟》诗。是晚，风甚。

初四日，晴。起闻仆人言，市将刑人。其一男子惑妇言忤母，母服毒死，斩决。其一妇人与叔通，杀其夫，凌迟。余闻而惨然。俄陆冕济过，坐未久去。读《左传》，至崔杼子之死，不禁捧腹。日中，阴。晡，日光微透，复晦。观《明纪》，兼阅《明史》李善长、陆仲亨、费聚等传。夕，读孔德璋《北山移文》，词旨清朗，文采明丽。观陈思王《赠徐幹》等诗及茂先、士衡、彦升赠答诸诗。风大甚，夜深，寒气凛冽。

初五日，晴，风犹未息。读《左传》。晡，阅《明纪》，兼览沐英、蓝玉、傅友德等传，风始稍静。夕，仍读《北山移文》，观谢康

乐《登江中孤屿》等诗数十首。

余谓太祖之薄待功臣，殆过于汉高。沛公虽猜刻，然蒯醢信、布，罪止三族。若太祖芟夷勋旧，株连累万人，何其残与！郭德成尝醉伏上前，帽脱发种种。上曰：醉风汉发如此，非酒过耶？对曰：臣犹厌之，尽剃乃快！太祖默然，盖隐刺其心矣。

初六日，晴。余兄弟晨诣长椿寺作佛事永日，盖先子忌日也。岁月不居，忽已三年。追忆庚寅岁之今日，作何如情状，不胜悲感！是日宾友杂至，有拜已即去者，有坐良久始去者，有饭后去者，有逮暮始去者，甚觉喧阗。夜尚有焰口，余俟三鼓乃归。是日诣寺中，未携书去，闷甚。因检老僧榻畔，有书数卷，曰《禅林宝训》，览之甚有意趣。其与儒门相通者甚多。有云巧梓顺轮轴之用，枉直无废材；良御适险易之宜，弩骥无失性。又云桂植中途，必无经时之翠；兰生幽谷，终保弥年之丹。盖其篇中俱为住持丛林者戒，故治己治人之道皆备，几不远于圣人之教。

初七日，晴。晏起录日记，读《左传》数叶，已日中。饭后阅《明纪》第六卷毕。太祖已崩，惠帝嗣祚，燕王桀骜不可制，而建文长者，懦弱无断，为之掩卷太息。兼阅王弼、冯胜等传，又观《太祖本纪》。夕，月明如昼，风大作。读《北山移文》成诵，观陈思王《美女篇》暨《白马篇》，又陆、谢乐府及缪、陶诸人挽歌，又观王贻上诗。

初八日，晴，微风。晏起录日记。俄顷介轩过，坐良久去，已日中。饭后诣厂肆，欲购《四库未收书目》，不获。归阅《明纪》第七卷毕，睹燕王杀戮之惨，不胜发指。夕，读《离骚经》，及仲宣、公幹诸人《杂诗》。二鼓寝，月犹未落。

初九日，晴。晓起，约冕侪具衣冠偕赴市观秋决。值囚车方出，犯者约十余人，众蜂拥至，入其南，有囚棚止焉。其东北复有棚南向，状如屋脊，监刑者所居也。旁有小棚，祀刑具，俗呼曰神器。自明至今数百年，杀人无算，血迹斑斑，似钝甚，而用之若新发于硎，亦奇物也。是时，刑部各官并至，执事人布满衢路，执戟数十人皆立而待，云候旨。盖凡部臣具狱上，其生与死犹候上意，故必俟旨降乃决。须臾，群呼曰：至矣。则见警蹕者前趋，有监刑牌、清道牌数对，中一美少年，不知为何许人，朝服轻骑，端奉黄篋，徐徐行。继一老者，服乘如前，从之。其后有朱轮二，皆刑部长官。既至棚，咸降车入，南向坐，余执事官旁立，冠裳齐整，书吏唱名，众拥罪人出前跪，报名讫，牵而东，众皆随之。俄顷欢呼而西，一人持首级，血淋漓趋而前，报首级到。于是吏复唱名如前，如是者凡四而毕。然其后三人皆绞，唯前一人独斩，盖其犯较重也。余得生还者六人。时众皆散，余及冕侪亦归，入中厨，窥水瓮中影，云祓除不祥。

午后，偕仲骥驾小车，出广安门，游天宁寺。寺有古塔，高矗云端，犹隋时所造。塔之北有铜佛，亦二丈馀。应试举子率以青铁掷其手，以卜中否，习以为常。塔之西为寺正院，堂宇深邃，庭植白皮松数本，苍郁可爱。迤而北，曲折行入一曲院，登高台，有小阁数椽，闲静无尘浊气，启窗可以远眺。余挟诗一卷，高吟其中，乐甚。其西有小山，寒林古木，缭绕其次，春夏间必有可观者。自西阶下，一鹿居短篱中。忆秋月间曾偕履平、地山游此，纳杂花败草饲之，今皆枯尽，鹿不得食矣，遂出。其东南有别院，静阒无人，廊宇朴雅，几榻皆精洁，小坐片时，不啻仙境。其西南有小堂，东向。堂后有短垣，启牖望之，

则天低野旷，西山历历在目。又有远树含烟，茆屋数家，疏密可绘。近则田畴十亩，而隆冬更无青草，洗然平净，亦有别趣。须臾，暝烟四起，余偕仲基遂相与归。是夕，月倍明。读《离骚经》及陶彭泽《杂诗》、谢康乐《望所迟客》诗。

初十日，晴。晏起，录昨日记。仲基来，书舍中小坐。余与观客岁在杭以及过苏抵沪诸日记中叙西湖之胜，及留园、颐园、愚园等游行之乐，其景物如在目前，偶一翻阅，可以排闷。须臾已日中，余甥水孟庚来视余，余与午饭。晡，览《明纪》及《纪事本末》。会大哥自东城归，曾至汪柳翁，为余谋万寿庆典差。逮暮，孟庚始去。晚，读《离骚经》及《九歌》之《东皇太一》章，又读司马长卿《难蜀父老》，雄直之气，瑰丽之辞，卓绝千古。又观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陆士衡诸《拟古诗》。是夜，寒甚，月色朦胧。

十一日，晨，晴。止潜过，坐须臾即去。云与子颀出沙门视粥厂。余苦读性钝，旧书重理，皆艰涩不能成诵，故于前年曾拣择经书中精粹之语、温丽之词，随手摘录，顾无恒性，或断或续，至今日始成一帙，盖五经皆备焉。因题曰《经籍膏腴》。晡，览《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篇。下晡，阴霾四合，若欲雪然。夕，月稍露，甚暗。仍读《难蜀父老》，又诵江文通《杂体诗》及王贻上古体诗。

十二日，晴。晓起，观贻上诗。诣余师漱兰先生，不遇。乃入城，至李新吾处探其夫人病，坐良久，归已日昃。会陆勉侪来，邀仲基及余东至大栅栏观剧。既至，以斋戒日罢弦吹，怅然欲返，遂南至仁钱馆访夏粹卿。粹卿适观洪北江《伊犁日记》，又以钱谦益《列朝诗选》示余，云已散失，今搜辑尚未全也。须臾，余欲还，渠亦至官菜园看屋，遂俱与西。余先归，顷之，

粹卿亦至，坐谈诗，良久去。览《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篇。是夕月明虚幌，玉宇空净如洗。读屈子《九歌》、《九章》，及宋玉《九辨》、《招魂》，刘安《招隐》，又观江文通《杂体诗》、王贻上诗。

十三日，晴。天子于巳正诣天坛，宿斋宫，以翼日冬至，将有事于圜丘也。余晨偕仲基及大哥，诣正阳门前义和公绸缎铺，自隙窃观，始则车尘飒沓，人声沸天，数有赤衣乘马者欢呼腾跃而过，云皆天子舆人，沿途换班者。顷之，翎顶补服乘马过者，不计其数。既而戒道者至，声渐闐寂，各扃尽闩，路畔惟见戎衣佩刀者旁立无算。又顷之，遥见一曲柄黄盖迤邐来，其后有负长刃者、佩弓矢者数十人，咸侍卫乘马左右，整肃徐徐行。俄乘舆至，舁者三十二人，后从骑无虑数百匹，冠服不一。又豹尾枪、大纛旗，皆天子卤簿也。既过，市中人蜂拥而出，喧闐如故。余与仲骥、大哥等遂相与归。

饭后，整治书帙碑版，移徙厨几毕，日已薄暮，微阴。夕，月复明而晕，惧有风。阅《明史纪事本末》。燕王即位，建文逊国，壬午殉难诸臣方孝孺、铁铉、景清等死事最惨烈。读王贻上诗，至《蠡勺亭观海》。早眠，以夜将至天坛观典礼也。

十四日，夜分起，月亭亭清光可爱。具衣冠，乘车偕介轩、仲基、适堂暨大哥，由珠市口出诣天坛，约二里许。路砥平，灯火历乱，唯闻车声、马蹄声，杂遝不绝。须臾至，入其西外扉，一望寥阔，林木参疏，人影在地，有青布幕无算，皆各署长官止息之所，鞍马布满。遂入其内门，迤而南不数武，有回廊赤壁，云即斋宫墙。循墙曲折行，过一石桥，复南行数十武，始抵坛门。既入，皆长松翠柏，夭乔盘拏，微风动，清香芬郁。又曲折数四，有双石扉相向屹立，其南即圜丘，北黄穹宇也。遂入其

南，出坛后，遥见长木三，悬灯火摇映。仰视坛凡三成：中祀大明夜明星辰风雷云雨，最上则皇天上帝，旁祀列圣配位。皆布幄，灯烛青荧，遂登而遍观其祭品，乃下。是时，孤月斜转，众星寥落，四顾清旷。良久，冠裳云至，乐器罗布，执事者皆集，介轩以讲官应陪祀，遂前立。余数人退避西偏，遥而望之。俄见灯火前导，迤邐入。又久之，鼓钟皆鸣，乐作燔燎，光喷起不绝。礼郎读祝声远闻，然皆满洲语，呕哑不可辨。时月微晦，北风惨栗。顷之，四围燎光皆起烛天，俄见介轩暨诸陪祀官皆散，余数人亦从之，复循故道曲折行，良久始得出，各登车归。东方未白，仍伏枕眠。

日高始起，风犹不息。观《南》、《北史》。午后观《明史纪事本末》及《明纪》。永乐二年三月，选二三甲进士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余人，及善书汤流等十余人，为翰林院庶吉士。今则殿廷考试专取善书，而文学优等与否，不复问矣。是夕，月复明。读枚子《七发》，又观汉武诸诏，潘勖《册九锡文》、任彦升《宣德皇后令》及王贻上诗。

十五日，沈阴黯黯，有雪意。阅《南》、《北史》。晡，览《明纪》。成祖遣中官将兵四出。初，建文帝御左右严，成祖北来，中官窃出，漏京师消息，成祖以为忠于己，即位后，遂委以事权。嗟乎，成祖以一时浅识褊见，遂启一代祸乱之阶，抑何其不仁也！夕，月复明。读枚子《七发》，观傅亮《修张良庙教》及王融等诸《策秀才文》。

十六日，晨，日光微暗，天色黄，大风寒。览《南》、《北史》。日中，开朗。闻余兄暨仲基均在广和居酌饮，余亦踵往，则何颀蕃、夏粹卿、方啸霞、樊、濮两公皆在，乃大醺，啖毕遂归。阅《明纪》成祖杀陈瑛、纪纲二人事，为之快甚。夕，月出稍迟。读

枚乘《七发》及孔北海《荐祢衡表》，至李密《陈情表》。

十七日，晴。晓起，诣漱师处。坐顷之，又有曹某来谒，遂共坐，痛谈近来朝廷纪纲之颓，以及士林风气之坏，太息久之。日中，归。饭后，阅《明纪》。下晡，余具衣冠诣止潜处，盖止公于是日释服升祔，晚在江苏馆设宴款客，余亦与焉，饮毕各散。夕，览陆士衡《让平原表》。是夕倦甚，不乐久坐。

十八日，阴云叆叇。起，阅《南》、《北史》。日中，约冕侪来共午饭，毕，同往庆和茶园观剧。余素性好丝竹，虽非知音，而听之忘倦，最喜徽曲，尤爱其老生，谓其一唱三叹，有激扬慷慨、淋漓悲壮之致，若遇忠臣孝子事，则尤能感人。薄暮，归。夕，览《明纪》。仁宗践祚，倚任二杨、蹇、夏，虚怀纳谏，大非其祖父可比。又观刘琨《劝进表》，至任彦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天色犹未开豁。

十九日，晨，积翳未散。日卓午，晴。粹卿过。顷之，渠暨大哥咸赴徐博兄之约。余饭后诣署，当月同事者为满人荣斌。既至署，亦无他事，惟诣监印处监用堂印，又至堂官前画押毕，散署遂至李新吾处。新吾云：杏孙令弟谋出洋事可望成。坐良久，日已薄暮，大风，遂出城。复谒沈兰师，谈陕西查办事甚详。顷之归，过市，灯火烂然。夕，览《明纪》，宣宗立。复观任彦升《为萧扬州荐士表》，至《为范云求立太宰碑表》。二鼓眠，众星历历，斜月东上。

二十日，晴，风。阅《南》、《北史》。饭后，阅《明纪》。晡，余诣朱桂卿兄处小坐，为余诊脉，云左脉较前颇健，唯脾胃脉仍稍弱，遂索前拟丸方，余适忘携去，辞以须归即奉上。顷之，复至沈萼孙处，遂返。复阅《明纪》。是晚连聪肃要余及余兄、仲基等酌饮，仲基等咸往，独余辞焉。暮，侍母亲晚饭。风息。

夕，读枚乘《七发》，观李斯《谏逐客书》，及邹阳《上梁王书》，又《狱中上书》，渔洋山人诗。

二十一日，晴，天气和暖。晨，书对联数幅。午后，览《南》、《北史》。晡，阅《明纪》。初，太祖不令中官读书识字，又曰：内官但备使令，无多人。又曰：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至成祖时，即令中官将兵，而听选教官入内教习。及宣帝立，遂建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专授小内使书。复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习，于是始通文墨，掌章奏，竟有擅传旨者。古今事前后相反，往往如此。

给事中戴纶，于成祖时侍太孙，太孙好游畋，纶具疏为成祖言之。后上问太孙：官臣相得为谁？太孙以纶对。因出奏付之，太孙由是怨纶。及即位，纶卒不免于死。李时勉曾触怒仁宗，宣宗怒，召而亲鞫，欲杀之。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为之色霁，遂以为忠，由是得解。人情偏私有如此者，可发一笑。

暮，方啸霞约晚酌，余偕仲基方出门，见一老马，羸瘠骨立，一老仆夫在傍曰：此张宫保即张朗斋之坐马也，自关外来者。仲基曰：宫保升天矣。余笑曰：斯真可谓淮南鸡犬。遂至啸霞处。须臾，群贤毕集。既坐，甘脆嘉珍咸备，饮尽欢乃归。

夕，读枚子《七发》，又观《谏吴王书》，有云：铄铄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故凡吾人论议学问之间，须务夫大者远者，若为苛论细辩，宜日形其不足也。又观江文通《上建平王书》。

二十二日，晨，晴，无云。览《南》、《北史》。

王宏之为桓谦参军，殷仲文还姑熟，送者倾朝，谦要宏之